

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札记

胡 辉 平

自十九世纪末发现甲骨,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。1928年以前出土的甲骨,多是非科学发掘出土的资料,因而其出土的准确数量很难统计。据胡厚宣先生1984年的统计: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,在我国大陆有98个机关单位,47家私人收藏,共收藏97611片;在台湾和香港有9个机关单位,3家私人收藏,共收藏30293片;在国外,计日本、加拿大等12个国家和地区,共收藏26700片。合国内外,公私收藏共154604片,举成数而言,即共有15万多片^①。20世纪90年代以后还陆续有甲骨出土:1991年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1583片,其中有刻辞的689片^②;2002年7月殷墟宫殿区又有甲骨发现^③。总之,到目前为止,所有出土的甲骨数量不会超过16万片。

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共有35651片,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。馆藏甲骨是非科学发掘时代的产物,其来源多样,多是由名家捐赠,少部分经由斋堂店号采购而来。虽然这些甲骨在未归国家图书馆前,已经历多年积累,多数甲骨辗转于各收藏家之手,部分已经被反复地整理、著录,但均不系统。这部分的校重工作很重要,但也是一件比较复杂且费力的事情。其中刊发的情况不易统计,陈梦家先生曾统计过未刊的拓本有:“刘体智(善斋)旧藏28000片、孟定生旧藏360片、罗伯昭(沐园)旧藏388片、张珩旧藏32片、徐炳旭旧藏13片(以上今归文化部,考古研究所拓,后

转为北京图书馆藏)。柳风堂旧藏292片,今归北京图书馆藏,曾毅公(哲庵)《哲庵甲骨文存》320片。”“未发表完全之拓本中有何遂旧藏,今归北京图书馆72片。”^④从总体上来说,馆藏甲骨文资料相当珍贵。虽然《甲骨文合集》(以下简称《合集》)中收录了馆藏甲骨不少的拓片,但由于《合集》收录时大多没有核对过原骨,背拓有字者缺录,释文中缺漏字、错释字的情况时有发生。除去《合集》收录的部分,余下的未曾发表过的甲骨中也不乏重要的资料,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善斋旧藏28450片甲骨完全保留了其收藏的全貌。

近年国家图书馆立项开发甲骨资源,正在以馆藏为依托建立甲骨文数据影像资源库,笔者有幸参加其中。现将初步整理阶段的一些所得记于笔端,以求教于各学界前辈。

一

在国家图书馆藏甲骨中,刘体智的善斋旧藏是主体,约占馆藏甲骨总量的80%。刘体智^⑤(1879—1963)是海内外著名的文物收藏大家,尤其以收藏甲骨和青铜器见长。其收藏的甲骨在抗战前就达28000余片,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。1936年,刘体智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甲骨请人拓出文字,集为《书契丛编》,分装成20册,托上海中国书店的金祖同送予尚旅居日本的郭沫若,供其研究、著书。郭沫若据此拓本选录1595片精美的甲骨进行研读、考释,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《殷契粹编》,在日本出版。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:“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,殆为海内外之冠。氏已尽拓出其文字,集为《书契丛编》,册凡二十,去岁夏间,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赍示,更允其选辑若干,先行景布,如此高谊,世所罕遘。余即深受感发,不揣鄙陋,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,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,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。”“……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。余仅坐享其成者,自无待

论。”^⑥感激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馆藏甲骨拓本中有《书契丛编》共18册（此18册是在20册的基础上改装，原先20册中的前18册是拓片，后2册为释文）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，拓本与木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，这正是当年刘体智请人手拓的拓本中的一份。胡厚宣先生曾查《书契丛编》的甲骨拓片实数，“甲骨也有未拓的，有的伪片未拓，有的反面未拓，有的骨白未拓。有拓片的共计28192片。”^⑦胡厚宣先生曾提到：“刘体智善斋所藏甲骨，今归北京图书馆。1961年我曾根据全部拓本统计，除了伪品和可拼合归拼的以外，实有28147片。1937年著录在郭沫若的《殷契粹编》一书的才1595片。1954年著录在我所编的《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》一书的也不到1000片。总计已著录的甲骨，不过二三千片，才有全部甲骨的十分之一。”^⑧而在馆藏排架号中，无论伪刻或是无字甲骨，一律都有编号，故得馆藏善斋旧藏甲骨共有28450片。陈梦家先生还考证过，善斋28000余片甲骨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^⑨。但目前尚无法分辨哪300余片原属随庵所藏，我们寄希望于今后的整理工作会对此有所收获。《书契丛编》中的善斋藏品拓本并不完整，如：大片他只拓有字部分，并非全拓本，背面有字的也多有漏拓。1953年，刘氏甲骨出让国家，由文化部文物局接收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（现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）将其又重新传拓了一遍，拓本题名《善斋所藏甲骨拓本》，后来编纂《合集》时所录善斋中的拓片即是从《善斋所藏甲骨拓本》中挑选的。

二

馆藏甲骨大体是依原收藏家为主线进行连续编号，自1号至5403号依次为沐园、庆云堂、孟定生、罗振玉、胡厚宣等各家小批量的旧藏甲骨，5404号至33853号为善斋旧藏甲骨。按顺序号依次装盒存放，甲骨片有大有小，因而每盒存放数量有多有少。基于甲骨

的特性,针对每片甲骨无法做出明确的标签索引。为方便检索,在每个甲骨盒中都用纸板描出盒中所装每片甲骨的轮廓,注明原收藏家,并标上相应的编号。

依据馆藏品的记录档案——《甲骨装箱目录》统计,有刘体智(善斋)旧藏28450片,胡厚宣旧藏1985片,郭若愚旧藏587片,罗振玉旧藏461片,孟定生旧藏400片,罗伯昭沐园旧藏365片,曾毅公旧藏302片,以及张珩旧藏69片、徐炳昶旧藏24片等;古玩店收购的有:庆云堂382片,通古斋315片,尊古斋73片,柳风堂281片,及粹雅堂33片等。

从馆藏品记录档案与陈梦家先生的统计对比可看出,部分馆藏甲骨的流传历史已有些模糊,这是由于藏品数量众多,来源多样,加上入库已久,而最原始的来源登记早就无从查对。另外,由于甲骨藏品的易碎特性,经过多年搁置、搬弄,多数甲骨入藏时在裂痕处就已断裂,致使一片分为多片,入藏后每片又分别编号,所以从记录档案上看,各家所藏的数量会有变化。甲骨藏品的来源、流传经过,也是藏品历史价值的一部分。关于其中一些流传历史模糊的藏品的考证,还有待下一步整理中逐步地进行。

在整理甲骨实物的过程中,我发现部分盒中纸板上所注明的原藏家与《甲骨装箱目录》登记的原藏家有出入。例如,见表一:

表一

北图号(每一行对应一盒藏品)	《甲骨装箱目录》中的“原收藏家”	甲骨盒中软纸板上的“原收藏家”
968—1004	张珩	庆云堂
1005—1036	张珩	张珩
1474—1506	智庵(郭若愚)	哲庵(曾毅公)
1507—1539	智庵	哲庵
1540—1559	智庵	哲庵
1560—1593	智庵	哲庵

可见,在《甲骨装箱目录》上登记“968—1004”号为“张珩旧藏”,而在相应的甲骨实物盒中的纸板上却注明是“庆云堂旧

藏”；在《甲骨装箱目录》上登记“1474—1593”号均为智庵（郭若愚）旧藏，而相应的甲骨实物盒中的纸版上却都注明是“哲庵（曾毅公）”旧藏。在甲骨实物盒中有软、硬两个纸板，似应以软纸板为准的理由有三：①35651片甲骨的传拓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，现已接近尾声。为了方便日后整理，一式三份的拓片有一份已贴装成册。1至5000号甲骨的拓本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已完成，当实物盒中的两个纸板标号不一致时，拓片本中的标号是依软纸板而定的，这正说明软纸板在先。做成硬纸板具体时间已不可查，但肯定在5000号甲骨传拓完之后才有，是为了避免软纸板破损而做的备份。②20世纪初期就陆续有甲骨入馆藏，《甲骨装箱目录》的登记时间为1965年，因此《甲骨装箱目录》并非最原始的登帐记录。③《甲骨装箱目录》与甲骨盒中软纸板都标明“1005—1036”号（共32片）为“张珩旧藏”，这与陈梦家先生曾统计的张珩旧藏32片^⑩正好吻合，说明陈梦家先生当年的统计是可信的。因而馆藏“968—1004”号（共37片），并非张珩旧藏甲骨，而应以甲骨盒中软纸板上注明的“庆云堂旧藏”为准。通过以上考证，我们得出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张珩旧藏甲骨应是32片，而非69片。

三

对于《合集》已经收录部分，我们可以利用原骨实物对其进行校勘，从而纠正《合集》遗漏、错误之处。此项工作正在逐步地展开，而且初见成效。从目前按馆藏顺序号依次正在整理的1号至3000号甲骨的情况看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

（一）从总量上看，据《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来源表》）中的“原骨拓藏”项的初步统计^⑪，《来源表》中按《合集》的编号统计共有8722片的“原骨拓藏”项注明为“北图”；按国家图书馆馆藏号统计共收馆藏甲骨8770片，其中善斋旧藏甲骨6798片。馆藏号之所以多于《合集》编号，是由于《合集》拓本原

为一片,而在馆藏中分为几片的情况多有存在,如:北图154+179+384=《合集》22269,北图1332+1337=《合集》28905等。但是,在逐步的整理当中我发现,实际上《合集》所收馆藏甲骨要比8770片多。因为《合集》中还有一些是原骨拓藏处不明,或是只知拓片所藏处,而不知实物所藏处,其实部分甲骨实物就藏在国家图书馆。此类情况,已核对出44片(见表二)。显然,《合集》实际所收录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数量要超出《来源表》所统计之数。

表二

北图号 ^②	合集号	其他各书著录号(简称见表三后附注)	《来源表》中的“原骨拓藏”项(简称见表三后附注)
511	10619	铁39.1	无
532	7326	续5.13.7(正)、续5.25.3(反),文据526	本所藏拓
1083	14068	历拓2461	清双
1117	29712	历拓6345	庆
1333	34712	宁1.593+宁1.594,掇一429	清华
1353	30050	宁1.22+宁1.64+1.66+1.71+1.72+1.75+1.540,掇一395	清华
1370	30957	宁1.167+宁1.648,掇一400	清华
1372	33399	宁1.409,掇一451+清华拓片	清华
1374	32202	宁1.290+宁1.337,掇一388	清华
1379	34256	宁1.238+宁1.599,掇一408	清华
1381	27615	宁1.213+宁1.268,掇一422+清华拓片	清华
1383	32935	宁1.165+宁1.307+1.432+1.5769,掇一415	清华
1384	34289	宁1.158=宁1.215,掇一407	清华
1385	32498	宁1.176+宁1.304,掇一416	清华
1389	33020	宁1.429+宁1.433,掇一450	清华
1540	33404	宁1.399+1.666,掇一445	清华
2153	36417	续3.32.4	无
2167	356	后上28.2(不全),文据813,通167	本所藏拓

2183	1506	簠帝5+(正)+簠人19(续1.1.4)+续1.15.1,簠拓102(正),续1.1.4	津博
2199	11503	后下9.1(正),文掇946正、反,通432正	本所藏拓
2231	6813	前5.77+前6.9.6+前6.51.6,通538	无
2249	20676	前8.11.4	无
2264	37460	前2.24.1+前2.26.7,通624	无
2265	21482	后下35.5(不全)	无
2298	10903	综述21.3,文掇415	本所藏拓
2356	5606	前4.28.5	无
2443	6338	文掇944	本所藏拓
2444	23070	佚912	商氏藏拓
2085	10167	综述21.4,北大藏拓	无
2495	4580	考精85	中考藏拓
2563	32408	京3987,簠拓126	津博
2579	2703	铁229.1,京1984	无
2597	29378	邲三下44.8,簠拓615,京4581	津博
2615	26961	京3874,哲4	北大藏拓
2627	7495	京1396	无
2675	20760	邲二下35.9,哲21,邲三下34.12,京2911	北师大
2737	27216	佚410,四编17,邲初下34.9,京4008	本所藏拓
2762	19895	京3039,四编331	本所藏拓
2766	35517	京5006,四编9	本所藏拓
2864	14731	京611,簠拓104,哲7	津博
2937	1724	京702正、703反	无
2946	28442	京4520,宸2.8.2	无

(二)在《来源表》中注明原骨藏于“北图”者,存在部分拓片的著录有误的现象。《合集》收录馆藏甲骨中,部分已注明为“北图××号”。按此号查找馆藏,发现馆藏中此号甲骨并非《合集》所收录拓片的实物,即《合集》拓片与馆藏实物不符。如拓片《合集》38198,在《来源表》中注明是“北图2221”。实际在馆藏中,与北图2221实物对应的拓片应是《合集》38199。类似的现象在整理馆藏1—3000号甲骨时,已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(见表三)。

表三

北图号	合集号	其他各书著录号(简称见本表后附注)	已知正确的对应关系(# 表示错误, 尚未找到相应的拓片和实物)
650	14175	考孟53	
2221	38198		实为合集38199
2514	4818	文据1162	
2682	19030	京1086(不全), [京2557]	
2708	35539	京5012, 四编13	实为北图2748号
2922	18722	掇二 10, 京2178	实为北图2282号
2828	17196	邶二下39.12, 京1928	
2854	26947	京4117	

附:简称说明(参见《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》附录)

北大:北京大学

北师大:北京师范大学

本所: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宸:宸翰楼藏龟甲文字(罗振玉)

掇二:《殷契拾掇二编》

掇一:《殷契拾掇》

簠拓:簠室甲骨拓本(王襄)

后上:《殷墟书契后编》(上)

后下:《殷墟书契后编》(下)

津博:天津历史博物馆

京:《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》

考郭: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
郭若愚藏

考精: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精拓
殷契文

考孟: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
孟定生藏

历拓: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
拓本

宁:《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》

前:《殷契书契》

清华:清华大学

清双:清华大学原双剑谿(于省吾)

庆:庆云堂

商氏藏拓:商承祚藏甲骨拓本

四编:殷墟书契四编(罗福颐)

铁:《铁云藏龟》

通:《卜辞通纂》

文据:甲骨文据(曾毅公)

续:《殷墟书契续编》

邶初下:《邶中片羽初集》(下)

邶二下:《邶中片羽二集》(下)

邶三下:《邶中片羽三集》(下)

佚:《殷契佚存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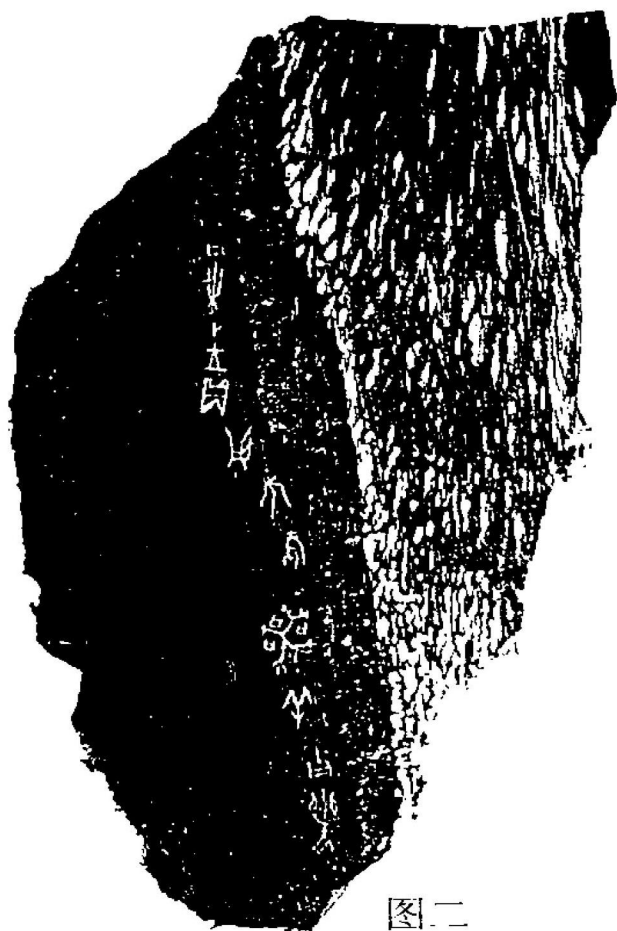
哲:北京大学原哲庵

中考: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

综述:《殷墟卜辞综述》



图一



图二

(三)《合集》所著录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存在图像不全,以及甲骨背面有字却缺拓或是非实物的全形墨拓的现象(见表四)。如《合集》7319,与之相对应的实物北图724面、背均有字,而《合集》7319仅是正面拓片;又如《合集》20676(见图一),即北图2249(见图二),而《合集》20676只是有字部分的墨拓,并非实物

表四

北图号	合集号	备注
724	7319	合集缺背拓
2152	9862	合集缺背拓
2249	20676	合集仅拓其有字部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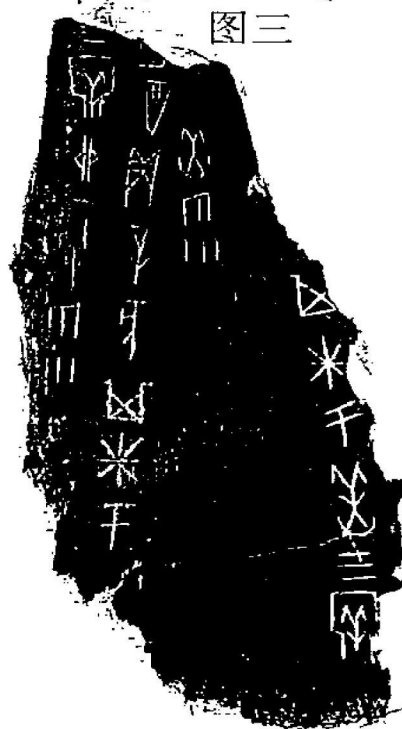
的全形墨拓图像。

(四)《合集》著录拓片多有重见,已是众知,有不少学者已对其进行了校勘。用本馆所藏甲骨实物校勘《合集》,今又得一例。在《来源表》中,《合集》34197“原骨拓藏”为“北图”,经核对即北图1390(见图三);《合集》34198“原骨拓藏”为“清华”,经核对《合集》34198的下部分即北图1375(见图四)。北图1375和北图1390均为兽骨,两片兽骨可以拼合,缀合即是《合集》34198(见图五)。可是《合集》却将其整体(《合集》34198)与其上部的小片(《合集》34197)著录作二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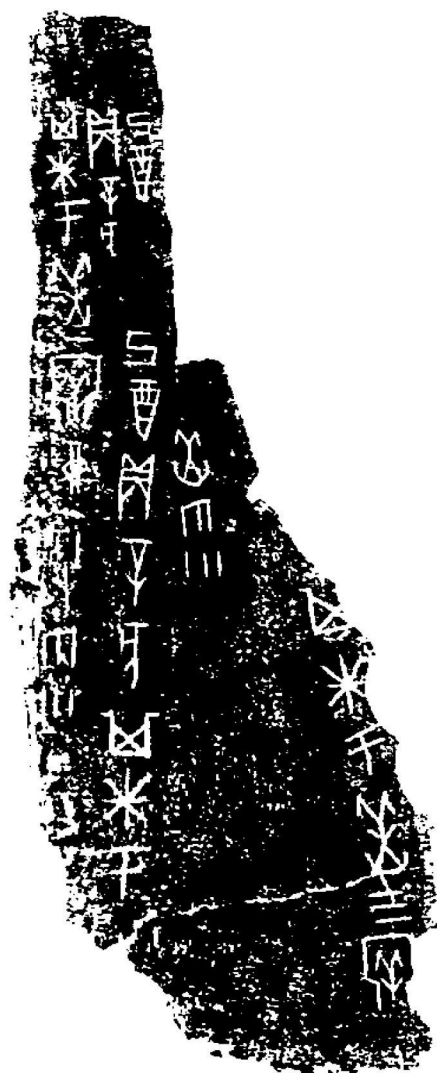
(五)馆藏甲骨虽经历多年的收藏,原貌保存却相当好,大多数龟骨上还带有出土时的泥土,有的甚至几片甲骨粘连成一块。由于泥土干硬,轻易分离不开。先前整理时未将所粘的泥土处理就直接墨拓,导致有字部分没有被拓出,甚至误为无字龟骨而缺拓。试举几例说明之,如北图2044为龟甲,2.8×2.1cm,龟甲的正面“辰”字上方粘有小点泥土,只显露半个字,从拓片上看以为是“𠂔(壬)”字。将



图三



图四



图五

泥土去掉后发现竟然是“𠂔(戊)”字。另有北图2050,从尊古斋采购得来,是一片3.3×1.6cm的龟甲。以前仅拓了正面,反面漏拓。龟甲反面有泥,隐约可见有字的刀笔,用酒精将泥土轻轻擦拭干净后,可以清楚地见到一个较大的“𠂔(女)”字。还有北图2051,2.4×3.2cm,龟甲正面隐约可见有字被泥土盖住,去泥后,一个典型的五期“贞”字清晰呈现,因而此片龟甲的分期断代就很明确了。此类状况的甲骨,其缺拓或漏拓者,在以后逐步的整理过程中将及时补上。由此可想,《合集》所收录的拓片,存在缺录背拓有字者,释文中缺漏字、错释字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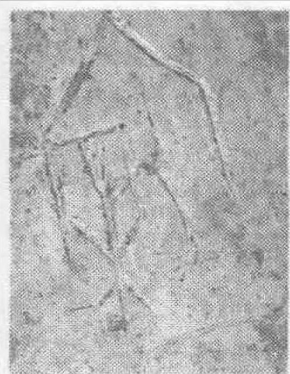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诸种事实说明,虽然《合集》已经著录了馆藏中部分较

为完善的甲骨拓片，但是馆藏甲骨仍是一个值得开发、研究的宝藏。

四

自殷墟甲骨出土以来，古董商们受利益驱使，大肆将伪刻甲骨混于真品中出售，给后来的甲骨研究带来不便。馆藏甲骨中也不乏伪刻，有的伪刻是一望而知，但有些伪刻问题还是值得重视。如有学者认为甲骨粹146（即《合集》27110）是伪刻^③。粹146在馆藏中编号为北图6132，即是善729，是一片兽骨，11.5×2.5cm。从骨质特征上看，骨版是真的。仔细检视原骨，刻字处的骨面有用刀铲平过的痕迹，所刻文字的字口清晰，刀法相当娴熟，卜辞文法也讲得通，似乎不是伪刻。为了进一步确认其真伪，我们另外又提取了北图6135（善732、粹610、《合集》32954）及北图5908（善505、粹145、《合集》27099）两片实物进行对比。北图6135为兽骨，7.5×2.1cm；北图5908也是兽骨，7.2×2.2cm。我们找出北图6132上的“𠂔”、“大”、“𠂔”三字分别与北图6135和北图5908上相同的字进行比照。在显微镜下，观察、对比三块兽骨上相同的字，我们惊奇地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。我们拍摄了单字的放大照片，如照片所示，北图6132（图七、九）所刻字的刀功不如北图6135（图十）和北图5908（图六、八）的娴熟，刀痕的边角轮廓不清晰、不整齐；字口的起刀、收刀处的刀锋不明显，而且刀笔明显粗钝，一个笔划似乎不是一刀完成。而且，北图6132上的“𠂔”字下方“口”字的右边的竖笔外侧可见一道重复的竖笔，显然是错刻使然，类似现象在甲骨刻辞中实属少见。由此，我们发现利用显微镜观察甲骨，不失为一个可以帮助辨别甲骨刻辞细微特征的好方法。

但北图6132的“伪”与常见的一般的伪刻不同。馆藏甲骨中有少量是伪刻，有的甚至真伪同见一版，例如北图892，（见图十一）是一片牛肩胛骨，12.5×6.7cm。上半部分的大量的文字是伪刻，而左下



图六



图七



图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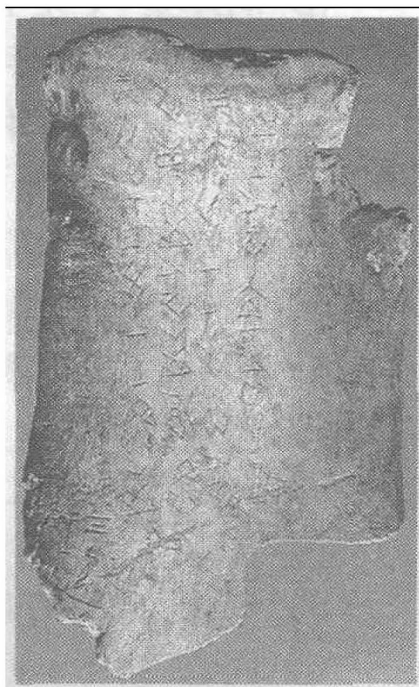
方的“三令我”，“贞”四字不是伪刻。仔细观察骨面上两处文字的区别有：①两处字体风格不一，不是出自一人之手；②两处字口的颜色不一，伪刻部分的字口明显偏白、干净，且字口较骨面颜色新，是出土后刻上去的，真的刻辞部分的字口偏黑，是经过千年埋藏形成的；③伪刻的卜辞不成文，是胡乱拼凑的几个字，不成句，不符合卜辞的文法和句式；④伪刻部分文字的方向与真的刻辞部分的方向是颠倒的。以上特征在北图6132上均不体现，与北图6132上刻辞的文法、句式相同的还有《合集》27111，此骨原藏拓单位是“北师大”^⑭。蔡哲茂先生依拓片判断，北图6132是仿《合集》27111的伪刻^⑮。虽然北图6132刻字处的骨面有用刀铲平过的痕迹，但铲平处骨面的颜色与未处理处无异，不像是出土后才处理的；字口呈黑色，也不像是出土后所刻。另外，整版



图九



图十



图十一

卜辞的字体风格一致，相似风格的字体在无名组卜辞中也有存在。我们还注意到，北图6132的下端刻有半个“𪔐”字，这似乎不符合

伪刻的常规。若此片为出土后仿刻，则此伪刻手果真是高明，能用心至此。或假设此骨伪刻后又从“𠂔”字半截处断去，那断口面势必要新于原骨面，可它们之间颜色无异。因而，我们认为北图6132不伪。关于北图6132的真伪问题的深入研究，将另文展开，在此从略。

注：

- ① 胡厚宣：《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》，《史学月刊》1984年第5期。
-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墟花园庄东地·前言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③ 岳占伟：《2002年小屯南地甲骨新发现》，《中国考古网》，2003年6月13日。
- ④ 陈梦家：《殷墟卜辞综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。见第二十章附录。
- ⑤ 参见本刊本期贾双喜之文。
- ⑥ 郭沫若：《殷契粹编·序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65年。
- ⑦ 胡厚宣：《关于刘体智、罗振玉、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》，《殷都学刊》1985年第1期。
- ⑧ 胡厚宣：《90年来甲骨文资料刊布的新情况》，《中国文物报》1989年9月1日。
- ⑨ 同④，第655页。
- ⑩ 同④，第673页。
- ⑪ 胡厚宣主编，肖良琮等编：《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9年8月。
- ⑫ 在以往发表过的甲骨资料中，对国家图书馆藏甲骨一直习惯以“北图xx号”相称。为保持一致，我们仍沿用“北图xx号”对其进行整理。
- ⑬ 年初，台湾的蔡哲茂先生委托我查对粹146甲骨的真伪问题。
- ⑭ 同⑪，第698页。
- ⑮ 蔡哲茂：《〈甲骨文合集〉辨伪举例》，《第十五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台北辅仁大学，2004年4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